

#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 ——投资者信心的遮掩效应

孙文丽<sup>1</sup>, 李皓玥<sup>1</sup>, 杨雨青<sup>2</sup>

<sup>1</sup>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 山东 济南

<sup>2</sup>齐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5日

### 摘要

本文以2013~202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投资者信心的中介机制。实证研究表明, 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提升企业价值, 且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 投资者信心发挥遮掩效应, 即数字化转型虽负向影响投资者信心, 却间接抑制企业价值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 该效应在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资本市场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研究, 为企业转型、投资决策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企业价值, 投资者信心, 文本分析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Value

## —The Masking Effect of Investor Confidence

Wenli Sun<sup>1</sup>, Haoyue Li<sup>1</sup>, Yuqing Yang<sup>2</sup>

<sup>1</sup>School of Business,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sup>2</sup>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Qil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March 4, 2026; accepted: March 13, 2026; published: April 15, 2026

### Abstract

Us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4 as sampl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firm valu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vestor confidence. Empirical

文章引用: 孙文丽, 李皓玥, 杨雨青.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6, 15(4): 559-567.

DOI: 10.12677/ecl.2026.154431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firm value, which is robust to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investor confidence exerts a masking effe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gatively affects investor confidence, thereby indirectly inhibiting firm value improvem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state-owned and high-tech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researc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apital market perspective,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policy-making.

##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rporate Value, Investor Confidence, Text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数字技术迭代与国家战略引导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生存突围的“必答题”。2025年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突破60%，财政部试点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平均提升ROE 1.2个百分点，首批12家试点企业数据估值超800亿元。麦肯锡2025年调研显示，85%企业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核心手段，其深度与广度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尺，推动学界与业界聚焦其经济效应[1]。企业价值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核心目标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依据，数字化转型作为重构企业发展模式的核心变革[2]，与企业价值存在深层次内在关联[3]。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重构业务流程[4]、优化资源配置[5]、创新产品服务[6]，调整价值创造模式[7]，转型成效最终通过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维度映射到企业价值[8]。

当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研究热点，但二者内在逻辑与中间路径仍有探索空间。学界已初步探索出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创新效率等传导路径[9][10]，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中介变量正向机制，较少关注遮掩效应。投资者信心是连接企业经营与资本市场反应的关键纽带，影响企业融资成本、估值水平等核心价值维度[11]，其能衔接企业微观转型与资本市场宏观反应，填补传导空白，但其中介价值未被充分挖掘。基于此视角研究，可丰富二者传导机制，为理解资本市场对企业转型的反应提供新切入点，完善相关研究体系。

本文贡献主要有二：其一，研究视角上，聚焦“资本市场反应视角”，以投资者信心为中介变量，突破现有研究侧重企业内部运营的局限，探讨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投资者预期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外部传导逻辑，提供新研究视角。其二，研究框架上，将数字化转型、投资者信心与企业价值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厘清三者潜在作用机理，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多元传导路径，补充现有研究体系。

##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从资源层面来看，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战略性资源，其与企业现有资源的深度融合，能够打破传统资源配置的壁垒，帮助企业积累独特的异质性资源[2]。这种异质性资源难以被同行业企业模仿，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实现价值提升的基础，而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就是企业重构、升级自身战略性资源的过程，能够有效推动资源储备优化[2]。从效率层面来看，现有研究已印证，数字化能够通过技术赋能简化

企业生产经营流程,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减少冗余环节与无效投入,进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交易成本[12][13];同时,数字化还能实现企业生产、管理、决策等各环节的精准管控,提升决策科学性与产能利用率[14],推动企业整体经营效率提升,而经营效率的优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企业盈利水平的改善,进而推动企业价值增值[15]。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1:

H1: 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提高企业价值。

## (二) 投资者信心的中介作用

投资者信心作为资本市场中连接企业行为与市场反应的核心纽带,其强弱直接影响投资者决策,进而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市场定价[16]。本文所指的投资者信心,是投资者基于企业经营基本面、发展前景及市场环境等客观信息,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与发展潜力形成的理性预期,区别于短期、易波动的市场情绪,也不等同于盲目跟风的投机行为—市场情绪侧重投资者群体的非理性心理波动,投机行为则以短期价差获利为核心,而投资者信心更具稳定性和理性导向,依赖于对企业核心价值的判断。第一,从数字化转型的自身特征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投入规模大、回报周期长、技术复杂度高[17]的特点,短期内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数字技术引进[18]、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培育,却难以快速实现盈利回报,这种“高投入、低短期回报”的特征会降低投资者对企业短期盈利能力的预期,进而负向影响投资者信心[12]。第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信息缺失问题,当前会计准则下,企业大量数字化投入无法确认为资产,数据资产等新型价值创造要素难以在财务报表中准确反映。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会加剧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壁垒,导致投资者难以精准判断数字化转型的真实成效与潜在风险,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提升会进一步削弱投资者信心,降低对企业的价值估计[19][20]。第三,数字化转型并非总是导向主业,它可能拓宽企业的投资渠道并增强信息处理能力,从而驱动企业将更多资金配置于短期金融资产,而非主业投资,根据损失厌恶理论,这会引发投资者对“主业空心化”和“过度套利”的担忧,认为企业偏离核心,从而损害投资信心[21]。综上,数字化转型投入高、周期长、回报慢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影响预示着短期内的高风险,进而影响投资者的信息,其影响强于数字化转型长期正向信号对投资者信心的提升,由此提出假设 2:

H2: 投资者信心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关系中发挥遮掩效应,即数字化转型负向影响投资者信心,进而间接抑制企业价值提升。

## 3. 研究设计

### (一) 变量选择

#### (1)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ig)

本文参照吴非等[22]的研究思路与方法,采用 Python 工具对 A 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收集整理,针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五大领域,开展数字化相关词汇的文本挖掘与分析工作。研究过程中,筛选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对上述五大领域内共计 76 个数字化专用词汇的出现频率进行精准统计。为科学、合理地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水平,基于统计所得的词汇数据构建企业专属数字术语词典,并将该词典中的词汇拓展至 Python 中文专用分词库,以此避免数字化专有名词在分词过程中被拆分,保障词频统计的准确性。完成上述预处理工作后,统计数字化相关词汇在各企业年度报告中的具体出现次数,将关键词的绝对数量除以 MD&A 文本的字数得到的值,作为解释变量的核心衡量依据。

#### (2) 被解释变量: 企业价值(TobinQ)

本文采用托宾 Q 值来对企业价值进行衡量。托宾 Q 值是衡量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比值的经典指标,能够有效反映资本市场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与成长潜力的综合预期。其计算公式为(1):

$$TobinQ = \frac{\text{企业市场价值}}{\text{期末总资产重置成本}}$$

在实际计算中，由于资产重置成本难以精准获取，参考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采用如下公式(2)：

$$TobinQ = \frac{\text{总股本} \times \text{每股股价}}{\text{资产总计} - \text{无形资产净额} - \text{商誉净额}}$$

### (3) 中介变量：投资者信心(CON)

参考雷光勇[23]的做法：首先，选取市盈率、市净率和换手率三个反映市场情绪的可观测交易变量作为基础代理指标；接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提取出能够最大程度解释原始数据变异的第一主成分；最终，依据主成分得分合成一个连续的综合指数，该指数数值越高则代表市场投资者信心越强。

### (4) 控制变量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他因素产生的干扰，本文参考黄大禹[3]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通常采用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以消除数值量级差异；资产负债率(Lev)通过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计算，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总资产收益率(ROA)是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用于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Top1)以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表示，体现股权的集中程度；企业成长性(Growth)一般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反映企业的发展扩张能力；企业年龄(FirmAge)是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体现企业的经营成熟度；独立董事占比(Indep)为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反映公司治理中的独立性水平；两职合一(Dual)是虚拟变量，当企业董事长与总理由同一人担任时取 1，否则取 0；四大审计(Big4)同样是虚拟变量，若企业的审计机构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取 1，否则取 0。

## (二) 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TobinQ_{i,t} = m_1 + m_2 Dig_{i,t} + m_3 CONTROL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TobinQ_{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企业价值， $Dig_{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CONTROL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若  $Dig_{i,t}$  的系数  $m_2$  显著为正，则说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价值越大。

为探究投资者信心的中介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CON_{i,t} = a_1 + a_2 Dig_{i,t} + a_3 CONTROL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TobinQ_{i,t} = b_1 + b_2 Dig_{i,t} + b_3 CON_{i,t} + b_4 CONTROL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 $CON_{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投资者信心，若  $a_2$  和  $b_3$  显著，说明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 2013 年被普遍界定为“大数据元年”，样本期设定为 2013~2024 年以保证数据贴合实际。在此基础上，数据处理如下：剔除金融行业、ST/PT 及核心变量缺失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干扰，共得到 2660 家公司共 14,420 条观测值。研究数据来源于 CSMAR、WIND、CNRDS 数据库，数据权威可靠，为实证研究提供支撑。

## 4. 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TobinQ</i>	14,420	2.904	2.534	0.674	68.123
<i>Dig</i>	14,420	0.001	0.001	0.000	0.007
<i>CON</i>	14,420	0.019	0.541	-0.506	2.348
<i>Size</i>	14,420	22.240	1.238	20.029	25.997
<i>Lev</i>	14,420	0.411	0.205	0.054	0.911
<i>ROA</i>	14,420	0.038	0.069	-0.249	0.221
<i>Top1</i>	14,420	0.329	0.148	0.080	0.743
<i>Growth</i>	14,420	0.144	0.366	-0.541	2.075
<i>FirmAge</i>	14,420	2.962	0.314	2.079	3.555
<i>Indep</i>	14,420	38.015	5.442	33.33	57.140
<i>Dual</i>	14,420	0.330	0.470	0.000	1.000
<i>Big4</i>	14,420	0.057	0.233	0.000	1.000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企业价值(*TobinQ*)均值为 2.904, 显示市场对企业价值评估相对乐观, 但 2.534 的标准差较大, 表明企业间价值差异显著; 数字化转型(*Dig*)均值为 0.001, 显示整体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 且标准差为 0.001, 说明企业间差异不大、普遍推进缓慢; 投资者信心(*CON*)均值 0.019 接近 0, 整体信心偏低, 而 0.541 的标准差相对较大, 反映出投资者信心波动较大、对企业信心程度差异明显。表 1 描述性统计。

## (二) 基准回归分析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i>TobinQ</i>	<i>TobinQ</i>	<i>TobinQ</i>
<i>Dig</i>	124.0889*** (4.3510)	131.7890*** (3.0614)	70.4098*** (3.0329)
<i>_cons</i>	19.2126*** (18.9044)	28.9287*** (17.3167)	31.3490*** (22.24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i>N</i>	14,420	14,420	14,420
<i>R</i> <sup>2</sup>	0.2122	0.6367	0.6919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2, 采用模型(3)进行基准回归分析, 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准回归分析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不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2) 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但不控制个体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3) 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进行回归。表 2 列(1)~列(3)

分别对应步骤(1)~步骤(3)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Dig*)与企业价值(*TobinQ*)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始终在1%的水平显著,假设1得到验证: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价值越高。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

1) 替换解释变量,根据赵宸宇等[1]的方法进行优化,重新构造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典,将关键词的绝对数量除以 MD&A 文本的字数,得到变量 *Dig1*,如表 3 所示。对应表 3 中列(1)的检验结果,替换后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仍保持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衡量方式的调整未改变核心结论,结论具备稳健性。考虑到文本操纵的可能性,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频并不能真实反应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水平,采用孙忠娟等[24]研究方法,筛选年度报告中固定资产明细和无形资产明细中关于数字固定资产和数字无形资产的项目金额,相加后得到衡量数字化转型的替代变量 *IA*。对应表 3 中列(2)的检验结果,替换后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仍保持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衡量方式的调整未改变核心结论,结论具备稳健性。

2) 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 *TobinQ* 的衡量方式,用“流通市值”代替“总市值”,流通市值 = 流通股股数 × 每股股价 + 非流通股股数 × 每股净资产,定义为 *TobinQ1*。对应表 3 中列(3)的检验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alternative variables

**表 3.** 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

	(1)	(2)	(3)
	<i>TobinQ</i>	<i>TobinQ</i>	<i>TobinQ1</i>
<i>Dig</i>			64.0876*** (4.9691)
<i>Dig1</i>	56.8452*** (3.4271)		
<i>IA</i>		0.0295** (1.9909)	
<i>_cons</i>	31.3597*** (22.2576)	31.4015*** (22.2372)	8.6201*** (11.01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i>N</i>	14,420	14,420	14,420
<i>R</i> <sup>2</sup>	0.6919	0.6917	0.7002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2) 工具变量**

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选择不包含企业本身的数字化转型行业均值当作工具变量(*Ind\_dig*),该变量与企业个体数字化水平紧密相关,通常来说,行业中其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行为并不会对企业价值产生直接影响,符合选取工具变量的条件。对工具变量的选取进行检验,K-P rk LM 统计量和 C-D Wald F 统计量均通过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结果见表 4,表 4 列(1)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表列(2)第二阶段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本文核心结论可信。

**Table 4.** Test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表 4.** 工具变量法检验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Dig</i>	<i>TobinQ</i>
<i>Ind_dig</i>	0.483*** (0.023)	
<i>Dig</i>		122.115** (51.288)
K-P rk LM statistic	107.16***	107.160***
C-D Wald F statistic	2284.70 [16.38]	2284.699 [16.38]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i>N</i>	10,801	10,801
<i>R</i> <sup>2</sup>	0.325	0.211

注：中括号中为弱工具变量检验 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

#### (四)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Mechanism test results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4)
	<i>CON</i>	<i>TobinQ</i>	<i>CON</i>	<i>TobinQ</i>
<i>Dig</i>	-23.1905*** (-3.7129)	76.5328*** (3.2025)		
<i>IA</i>			-0.0126*** (-3.1561)	0.0651*** (4.2717)
<i>CON</i>		1.1414*** (29.9830)		1.1420*** (30.0163)
<i>_cons</i>	8.8234*** (22.3555)	14.4999*** (9.3790)	8.8018*** (22.2783)	14.6794*** (9.49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控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控制效应	是	是	是	是
<i>N</i>	12,293	12,293	12,293	12,293
<i>R</i> <sup>2</sup>	0.5932	0.7410	0.5931	0.7412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根据表 5 数据, 无论采用关键词词频(*Dig*)还是资产金额(*IA*)衡量数字化转型, 均发现投资者信心(*CON*)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TobinQ*)之间呈现显著的遮掩效应: 数字化转型虽然直接提升了企业价值, 但同时降低了投资者信心(数字化转型对 *CON* 的影响显著为负), 而投资者信心本身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推动作用(*CON* 对 *TobinQ* 的影响显著为正), 因而数字化转型通过信心下降产生了负向间接效应, 部分抵消了其直接价值创造作用。两种测度方式结论一致, 说明该效应并非仅由企业信息操纵或话语包装所驱动, 更可能反映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的运营不确定性或变革风险被投资者识别, 从而形成了“价值提升”与“信心抑制”并存的复杂机制, 体现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价值传导中的双刃剑特征。假设 2 得到验证。

**(五) 异质性检验**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i>TobinQ</i>	<i>TobinQ</i>	<i>TobinQ</i>	<i>TobinQ</i>
<i>Dig</i>	90.9192*** (3.2553)	-33.9889 (-0.8311)	75.5484*** (2.9152)	42.8922 (0.8400)
<i>_cons</i>	34.4576*** (19.2955)	19.4140*** (8.5784)	34.0260*** (19.1551)	25.1556*** (10.90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i>N</i>	9847	4573	5172	9173
<i>R</i> <sup>2</sup>	0.6919	0.6859	0.6468	0.7254

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6, 在产权性质分组中, 国有企业组的数字化转型(*Dig*)系数为 90.9192,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非国有企业组的系数为-33.9889 且不显著。这表明数字化转型仅在国有企业中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 可能因为国有企业的政策背书与资源保障减弱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感知。在技术属性分组中, 高新技术企业组的数字化转型系数为 75.5484, 在 1%水平上显著, 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组的系数为 42.8922 且不显著。这表明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明显, 可能因其具备技术基础与创新能力, 使投资者更认可转型的实质性与协同潜力。

**5.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基于 2013~2024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 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异质性特征, 结合基准回归、中介效应检验、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得出以下结论: (1) 数字换转型可以提高企业价值, 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2) 投资者信心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遮掩效应, 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3) 在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 数字化转型更能提高企业价值。

**(二) 建议**

(1) 优化数字化信息披露环境, 降低信息不对称。监管部门应推动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标准化、规范化, 明确数据资产、数字基建等披露规则, 提升信息透明度。同时建立信息鉴证机制, 鼓励第三方审核,

压缩信息操纵空间，为投资者信心筑牢信息基础。

(2) 引导长期价值投资，稳定投资者预期。鼓励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弱化短期业绩考核压力，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期价值。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理性看待转型初期投入，从长期视角评估转型成效，形成稳定预期支撑。

(3) 完善异质性支持政策，优化转型外部环境。针对国企与高新技术企业加大政策倾斜，通过专项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缓解转型资金压力。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助力企业平稳度过转型期，以实质进展增强市场信心，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正向赋能。

## 参考文献

- [1] 赵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 2021, 42(7): 114-129.
- [2] 戚聿东, 肖旭.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 管理世界, 2020, 36(6): 135-152+250.
- [3] 黄大禹, 谢获宝, 孟祥瑜, 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 2021(12): 41-51.
- [4] 洪兴银, 任保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2): 5-16.
- [5] 袁淳, 肖土盛, 耿春晓, 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 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9): 137-155.
- [6] 朱秀梅, 林晓玥, 王天东. 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与能力对产品服务系统的影响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44(4): 137-152.
- [7] 肖旭, 戚聿东.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J]. 改革, 2019(8): 61-70.
- [8] 刘畅, 潘慧峰, 李珮, 等.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3(4): 121-129.
- [9] 聂兴凯, 王稳华, 裴璇.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J]. 会计研究, 2022(5): 17-39.
- [10] 杨钊霞, 骆润薇. 数字金融、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融资[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12): 167-171.
- [11] 张媛, 孙新波, 钱雨. 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价值创造与演化——资源编排视角的纵向单案例研究[J]. 经济管理, 2022, 44(4): 116-133.
- [12] 刘淑春, 闫津臣, 张思雪, 等. 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J]. 管理世界, 2021, 37(5): 170-190+13.
- [13] 段华友, 黄学彬. 数字化转型、研发创新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7): 167-171.
- [14] 韩国高, 陈庭富, 刘田广.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发现[J]. 财经研究, 2022, 48(9): 154-168.
- [15] 黄漫宇, 王孝行.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7(1): 38-49.
- [16] 吴慧慧. 异质解读、过度自信与公共信息市场反应——基于投资者情绪分歧变动视角的研究[J]. 投资研究, 2022, 41(4): 91-112.
- [17] 高远东, 陆子顺, 项后军. 企业数字化与技术采用: 中国整体技术升级路径的探讨[J]. 经济研究, 2025, 60(1): 143-159.
- [18] 王仲, 彭静怡. 转型投入资金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 2025, 39(2): 86-93.
- [19] 于瑶. 企业数字化发展引发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危机了吗?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4, 26(2): 108-121+152.
- [20] 余艳, 王雪莹, 郝金星, 等. 酒香还怕巷子深?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信号与资本市场定价[J]. 南开管理评论, 2024, 27(8): 185-196.
- [21] 江映霞, 李红梅.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金融化决策——基于自由现金流的中介效应与融资效率的调节效应[J]. 财会通讯, 2023(14): 45-49.
- [22] 吴非, 胡慧芷, 林慧妍,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7): 130-144+10.
- [23] 雷光勇, 王文, 金鑫. 盈余质量、投资者信心与投资增长[J]. 中国软科学, 2011(9): 144-155.
- [24] 孙忠娟, 刘凯月, 冯佳林, 等. 如何实现数字竞争优势: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投资与专业投资的协同逻辑[J]. 中国工业经济, 2025(4): 156-173.